鏡花緣

促之有愧於果然者不少　沫香

鏡花緣卷二

第十回

誅大蟲佳人施藥箭
搏奇鳥壯士奮空拳

話說三人躲入樹林，風頭過去，有隻斑毛大蟲，從高峰撲至，果然面前，果然一見，嚇的雖然發抖，還是守着死然不肯遠離，那大蟲撲下，如山崩地裂一般吼了一聲，張開血盆大口，把死然咬住，只見山坡旁隱隱躍躍，倒像撲出一箭，直向大蟲面上射去，大蟲着箭，口中落下死然，大吼一聲，將身縱起，離地數丈，隨

快人人心前以大斗　蔬菴

匪夷所思　蔬菴

卽落下四郎明天眼中揷著一箭竟自不動多九公喝彩道眞好神箭果然見血封喉唐敖道此話怎講多九公道這箭乃獵戶放的藥箭係用毒草所製凡猛獸著了此箭任他凶勇登時血脉凝結氣嗓緊閉所以叫作見血封喉但虎皮甚厚箭最難入這人把箭從虎目射入因此藥性行的更快若非本領高強何能有此神箭不意此處竟有如此能人少刻出來倒要會他一會忽見山旁又走出一隻小虎行至山坡把虎皮揭去都是一個美貌少女身穿白布箭衣頭上束著白布漁婆巾臂上跨著一張琱弓走至大

蟲跟前腰中取出利刃把大蟲胸膛剖開取出血淋淋斗大一顆心提在手中收了利刃捲了虎皮走下山來林之洋道原來是個女獵戶這樣小年紀竟有恁般膽量俺且嚇他一嚇說罷舉起火繩迎着女子放了一聲空槍那女子叫道我非歹人諸位暫停貴手婢子有話告禀登時下來萬福道請教三位長者上姓從何至此唐敖道他二人一位姓多一位姓林老夫姓唐都從中原來女子道嶺南有位姓唐的號叫以亭可是長者一家唐敖道以亭就是賤字不知何以得知女子聽了慌忙下拜道原來唐伯伯在此

此又是人中之精衛人中之果然　苴菴

姪女不知望求恕罪唐敖還禮道請問小姐尊姓爲何如此稱呼府上還有何人適才取了虎心有何用處女子道姪女中原人氏姓駱名紅蕖父親曾任長安主簿後降臨海丞因同敬業伯伯獲罪不知去向官差緝捕家屬母親無處存身同祖父帶了姪女逃至海外在此古廟中敷衍度日此山向無人烟儘可藏身不意去年大蟲趕逐野獸將住房壓倒母親肢體折傷疼痛而死姪女立誓殺盡此山之虎替母報讐適用藥箭射傷大蟲取了虎心正要回去祭母不想得遇伯伯姪女常聞祖父說伯伯與父親向來結

拜所以才敢如此相稱唐敖歎道原來你是賓王兄弟之女幸逃海外未遭毒手不知老伯現在何處身體可安望姪女帶去一見駱紅蕖道祖父現在前面廟內伯伯既要前去姪女在前引路說罷四人走不多時來至廟前上寫蓮花庵三字四面墻壁俱已朽壞並無僧道惟剩神殿一座廂房兩間光景雖然頹敗喜得怪石縱橫碧樹叢雜把這古廟圍在居中倒也清雅進了廟門駱紅蕖提着虎心先去通知三人隨後進了大殿只見有個鬢髮皆白的老翁迎出唐敖認得是駱龍連忙搶進行禮多林二人也見了禮

一同讓坐獻茶駱龍問了多林二人名姓略談兩句因向唐敖歎道昔見寳王不聽賢姪之言輕舉妄動以致各家離散孫兒跟在軍前存亡未卜老夫自從得了凶信即帶家口奔逃偏偏媳婦身懷六甲好容易逃至海外生下紅蕖孫女就在此處敷衍度日屈指算來已一十四載不意去歲大蟲壓倒房屋媳婦受傷而亡孫女慟恨因此棄了書本終日搬弓弄箭操練武藝要替母親報讎自製白布箭衣一件誓要殺盡此山猛虎方肯除去孝衣果然有志竟成上月被他打死一個今日又去打虎誰知恰好遇見賢姪

邂逅相逢真是萬里他鄉遇故知可謂三生有幸惟是老夫年已八旬時常多病現在此處除孫女外還有乳母老蒼頭二人老夫爲癡兒寶玉所累萬不能復回故土自投羅網況已老邁時光有限紅蕖孫女正在少年困守在此終非長策老夫意欲拜懇賢姪俯念當日結義之情將紅蕖作爲已女帶回故鄉俟他年長代爲擇配完其終身老夫了此心願雖死九泉亦必銜感說着落下淚來唐敖道老伯說那里話來小姪與寶王兄弟情同骨肉姪女紅蕖就如自已女兒一般今蒙慈命帶回家鄉自應好好代他擇配

不告功名被累之故唐八公處是甚若疏權

何須相託若論子姪之分原當奉請老伯同回故鄉侍奉餘年稍盡孝心庶不負當日結拜之情奈近日武后純以殺戮爲事唐家子孫誅戮殆盡何况其餘且老伯昔日出仕多年非比他們婦女可以隱藏倘走露風聲不獨小姪受累兼恐老伯受驚因此不敢冒昧勸駕小姪初意原想努力上進約會幾家忠良共爲勤王之計以復唐業無如功名未遂鬢已如霜既不能顯親揚名又不能與邦定業碌碌人世殊愧老大無成所以浪遊海外今雖看破紅塵歸期未卜家中尚有兄弟妻子此女帶回故鄉斷不有負慈命

老伯只管放心駱龍道蒙賢姪慷慨不棄真令人感激涕零但你們貿易不能躭擱有悞程途老夫寓此枯廟也不能屈留因向紅蕖道孫女就此拜認義父帶著乳母跟隨前去以了我的心願駱紅蕖聽了不由大放悲聲一面哭著走到唐敖面前四雙八拜認了義父又與多林二人行禮因向唐敖泣道姪女蒙義父天高地厚之情自應隨歸故土奈女兒有兩樁心事一者祖父年高無人侍奉何忍遠離二者此山尚有兩虎大讎未報豈能捨之而去義父如念苦情即將嶺南任逛留下他年倘遇皇恩大赦那時再同

祖父投奔嶺南雖免兩下牽挂此時若教拋撇祖父一人獨去即使女兒心如鐵石亦不能忍心料理至此駱龍聽了復又再三解勸無奈紅蕖意在言外總要侍奉祖父百年後方肯遠離任憑苦勸執意不從多九公道小姐既如此立志看來一時也難挽回據老夫愚見與其此時同到海外莫若日後回來唐兄再將小姐帶回家鄉豈不更便唐敖道小弟日後設或不歸卻將如何林之洋道妹夫這是甚話今日俺們一同去將來自然一同來怎麼叫作設或不歸俺倒不懂唐敖道這是小弟偶爾失言舅兄爲何如此

認真因向駱龍道寄女具此孝心將來自有好處老伯倒不可强他所難況他立志甚堅勸也無益說罷取過紙筆開了地名駱紅蕖道義父此去可由巫咸國路過當日薛仲璋伯伯被難家眷也逃海外數年前在此路過女兒曾與薛蘅香姐姐拜爲異姓姊妹並在神前立誓無論何人倘有機緣得歸故土總要携帶同行去歲有絲貨客人帶來一信才知現在寄居巫咸女兒有書一封如係便路求義父寄去多九公道巫咸乃必由之路將來林兄亦要在彼賣貨帶去甚便當將駱紅蕖去寫書信唐敖卽託林之洋上

船取了兩封銀子給駱龍以爲貼補薪水之用不多時駱紅蘋書信寫完唐敖把信接過不覺歎道原來仲璋哥哥家眷也在海外當日敬業兄弟若聽思溫哥哥之言不從仲璋哥哥之計唐業久已恢復此時天下何至屬周彼此又何至離散這是氣數如此莫可如何說罷叩辭大家互相囑付一番灑淚而別駱紅蘋送至廟外自去祭母侍奉祖父唐敖三人因天色已晚回歸舊路多九公道如此幼女旣能不避艱險替母報讎又肯盡孝侍奉祖父餘年惟知大義其餘全置度外可見世間忠孝節義之事原不在年之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 疏花

大小此女如此立志大約本山大蟲從此要除根了林之祥道剛才俺見大蟲喫那果然因想起聞得人說虎豹喫人總是那人前生造定該葬虎口君不造定就是當面遇見他也不喫請問九公這話可是九公搖頭道虎豹豈敢喫人至前生造定更不足憑當日老夫曾見有位老翁說的最好他說虎豹從來不敢喫人並且極其怕人素日總以禽獸爲糧往往喫人者必是此人近於禽獸當其遇見之時虎豹並不知他是人只當也是禽獸所以喫他人與禽獸之別全在頂上靈光禽獸頂上無光如果然之類雖有

微光亦甚稀罕人之天良不滅頂上必有靈光虎豹看見卽遠遠廻避倘天良喪盡罪大惡極消盡靈光虎豹看見與禽獸無異他才喫了至於靈光或多或少總在為人善惡分別有善無惡自然靈光數丈不獨虎豹看見逃竄一切鬼怪莫不遠避卽如那個果然一心要救死然回生只管守住啼哭看他那般行為雖是獸面心裏却懷義氣所謂獸面人心頂上豈無靈光縱讓大蟲覿面也不傷他大蟲見了獸面人心的旣不敢傷若見了人面獸心的如何不吃世人只知恨那虎豹傷人那知有這緣故唐敖點頭道九

公此言眞可令人回心向善警戒不小林之洋道俺有一個親戚做人甚好時常喫齋念佛一日同朋友上山進香竟被老虎喫了難道這樣行善頭上反無靈光麽多九公道此等人豈無靈光但恐此人素日外面雖然喫齋念佛或者一時把持不定一念之差害人性命或忤逆父母忘了根本或淫人妻女壞人名節其惡過重就是平日有些小小靈光陡然大惡包身就如杯水車薪一般那里抵得住所以登時把靈光消盡虎才喫了不知此人除了喫齋念佛別的行爲若何林之洋道這人諸般都好就只忤逆父母

聞得還有甚麽桑間月下之事除了這兩樣總是喫齋行善並無惡處多九公道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爲先此人既忤逆父母又有桑間月下損人名節之事乃罪之魁惡之首就讓喫齋念佛又有何益林之洋道據九公這話世人如作了孽就是極力修爲也不中用了多九公道林兄這是甚話善惡也有大小以善抵惡就如將功贖罪其中輕重大有區別豈能一概而論即如這人忤逆父母淫人妻女乃罪大惡極不能寬宥的你却將他喫齋念佛那些小善就要抵他兩樁大惡豈非拏了杯水要救車薪之火麽況喫

齋念佛不過外面向善究竟不知其心如何若外面造作行善虛名心裏却懷着凶惡如此險詐其罪尤重總之為人心地最是要緊若謂喫齋念佛都是善人恐未盡然說話間離船不遠忽見路旁林內飛出一隻大鳥其形如人滿口猪牙渾身長毛四肢五官與人無異惟肋下舒著兩個肉翅頂上兩個人頭一頭像男一頭像女額上有文細細看去却是不孝二字多九公道我們剛說不孝就有不孝鳥出來林之洋聽見不孝二字忙舉火繩放了一鎗此鳥著傷墜地仍要展翅飛騰林之洋趕去一連幾拳早已打倒

三人進前細看不但額有不孝二字並且口有不慈二字臂有不道二字右脅有愛夫二字左脅有憐婦二字唐敖歎道當日小弟雖聞古人有此傳說以為未必實有其事今親目所覩果真不錯可見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據小弟看來這是世間那些不孝之人行為近於禽獸死後不能復投人身戾氣凝結因而變為此鳥多九公點頭道唐兄高見真是格物至論當日老夫曾見此鳥雖是兩個人頭卻都是男像並無愛夫二字因天下並無不孝婦女所以都是男像他這人頭時常變幻還有兩個女頭之時聞得此鳥

最通靈性善能修眞悟道想起初身上雖有文字每每修到後來竟會一字全無及至文字脫落再加靜修不上幾年脫了皮毛登時成仙去了唐敖道此非放下屠刀立刻成佛麽可見上天原許衆生回心向善的只見船上衆水手因在山泉取水也來觀看問知詳細都鼓譟道他既不孝我們就要得罪了這樣一身好翎毛就是帶些回去做個担帚也是好的說罷上前這個一把那個一把只見扳的翎毛滿地飛舞唐敖道他額上雖有不孝二字卻是戾氣所鍾與他何干衆人道我們此時只算替他除戾氣把戾氣除

淨將來少不得要做好人況他身上翎毛着實豐厚可見他生前吝嗇是一毛不拔的如今我們將這一字換個無字他是一毛不拔我們是無毛不拔把他拔的一乾二淨看他如何翎毛拔完正要回船忽見林內噴出許多膠水腥臭異常衆人連忙跑開林內飛出一隻怪鳥其形如鼠身長五尺一隻紅腳兩個大翅飛到不孝鳥跟前隨即抱住騰空而起林之洋壯着膽裝藥對准此鳥正要放鎗誰知火繩沾水已熄轉眼間那鳥去遠衆水手道我們常在海外這樣怪鳥倒也少見向來九公最是知古知今大約今日

也要難住了、多九公道、此鳥海外大封國最多、名叫飛涎鳥、口中有涎如膠、如遇飢時、以涎灑在樹上、別的鳥兒飛過、沾了此涎、就被粘住、今日大約還未得食、所以口內垂涎、此時得了不孝鳥、必是將他飽餐。可見這股戾氣、是犯萬物所忌的、不但人要拔他的毛、禽獸還要喫他的肉哩、說罷一齊回船、唐敖把信收了、林之洋取出大米、給婉如、呂氏看了、無不稱奇、登時揚帆、不多幾日、到了君子國、將船泊岸、林之洋上去賣貨、唐敖因素聞君子國好讓不爭、想來必是禮樂之邦、所以約了多九公上岸、要去瞻仰、走了數

里離城不遠只見城門上寫着惟善爲寶四個大字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此書有關人心世道作者爲功不淺疏菴

終

鏡花緣卷三

第十一回

觀雅化閒遊君子邦

慕仁風誤入良臣府

話說唐多二人把匾看了、隨卽進城只見人烟輳集、作買作賣、接連不斷衣冠言談、都與中原一樣唐敖見言語可通因向一位老翁問其何以好讓不爭之故誰知老翁聽了一毫不懂又問國以君子爲名是何緣故老翁也回不知一連問了幾個都是如此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他這國名以及好讓不爭四字

大約都是鄰邦替他取的所以他們都回不知剛才我們一路看來那些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光景已是不爭之意而且士庶人等無論富貴貧賤舉止言談莫不恭而有禮也不愧君子二字唐敖道話雖如此仍須慢慢觀玩方能得其詳細說話間來到鬧市只見有一隸卒在那里買物手中拏着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賤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唐敖聽了因暗暗說道九公凡買物只有賣者討價買者還價今賣者雖討過價那買者並不還

價却要添價此等言談倒也罕聞據此看來那好讓不爭四字竟有幾分意思了只聽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体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已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敎小弟慚愧況敝貨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唐敖道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原是買物之人向來俗談至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亦是買者之話不意今皆出於賣者之口倒也有趣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

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為公允試問那個腹中無算盤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之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付價拏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那里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走過兩個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拏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唐多二人不覺暗暗點頭走未數步市中有個小軍也在那里買物小軍道剛才請教貴價若干老兄執意吝教命我酌量付給及至遵命付價老兄又怪過多其實小弟所付業已刻減若說過多不獨太

倘竟是違心之論了賣貨人道小弟不敢言價聽兄自付者因做貨既久漸鮮而且不堂不如別家之美若論價值只照老兄所付減半已屬過分何敢謬領大價唐敖道貨色平常原是買者之話付價刻減本係賣者之話那知此處却句句相反另是一種風氣只聽小軍又道老兄說那些話來小弟於買賣雖係外行至貨之好醜豈有不知以醜爲好亦愚不至此第以高貨只取半價不但欺人過甚亦失公平交易之道了賣貨人道老兄如真心照顧只照前價減半最爲公平若說價少小弟也不敢辯惟有請向別處

辨子無所爭必也讓乎 讀卷

再把價錢談談才則。我家並非相欺哩。小軍說之至再見他執意不賣。只得照前減半付價。將貨略略選擇。挐了就走。賣貨人忙攔住道。老兄為何只將下等貨物選去。難道留下好的給小弟自用麼。我看老兄加此討巧。就是走遍天下。也難交易成功的。小軍發急道。小弟因老兄定要減價。只得委曲從命。略將次等貨物挐去。於心庶可稍安。不意老兄又要責備。且小弟所買之物。必須次等方能合用。至於上等雖承美意。其實倒不適用了。賣貨人道。老兄既要低貨方能合用。這也不妨。但低貨自有低價。何能付大價而

買醜貨呢小軍聽了也不答言挐了貨物只管要走那過路人看見都說小軍欺人不公小軍雖違衆論只得將上等貨物下等貨物各攜一半而去二人看罷又向前進只見那邊又有一個農人買物原來物已買妥將銀付過攜了貨物要去那賣貨的接過銀子仔細一看用戥秤了一秤連忙上前道老兄慢走銀子平水都錯了此地向來買賣都是大市中等銀色今老兄既將上等銀子付我自應將色扣去剛才小弟秤了一秤不但銀水未扣而且戥頭過高此等平色小事老兄有餘之家原不在此但小弟受之無

因講照例扣法豈人道些須銀色小事何必錙銖較量既有多餘容小弟他日奉買貨再來扣除也是一樣說罷又要走賣貨人攔住道這如何使得去歲有位老兄照顧小弟也將多餘銀子存在我處曾言後來買物再算誰知至今不見各處尋他無從歸還豈非欠了來生債麼今老兄又要如此倘一去不來到了來生小弟變驢變馬歸還先前那位老兄業已儘夠一忙那裏還有工夫再還老兄豈非下一世又要變驢變馬歸結老兄據小弟愚見與其日後買物再算何不就在今日況多餘若干日子久了倘恐難

記彼此推讓許久農人只得將貨拏了兩樣作抵此
銀而去賣貨人仍口口聲聲只說銀多貨少過於偏
枯奈農人業已去遠無可如何忽見有個乞丐走過
賣貨人向言自語道這個花子只怕就是討人便宜
的後身所以今生有這報應一面說着即將多餘平
色用戥秤出盡付乞丐而去唐敖道如此看來這幾
個交易光景豈非好讓不爭一幅行樂圖麼我們還
打聽甚麼且到前面再去暢遊如此美地領略領略
風景廣廣識見也是好的只見路旁走過兩個老者
都是鶴髮童顏滿面春風舉止大雅唐敖看罷知非

下等之人忙侍立一旁四人登時拱手見禮問了名姓原來這兩個老者都姓吳乃同胞弟兄一名吳之和一名吳之祥唐敖道不意二位老丈都是泰伯之後失敬失敬吳之和道請教二位貴鄉何處來此有何貴幹多九公將鄉貫來意說了吳之祥躬身道原來貴邦天朝小子向聞天朝乃聖人之國二位大賢榮列膠庠為天朝清貴今得幸遇尤其難得苐不知駕到有失迎迓尚求海涵唐多二人連道豈敢吳之和道二位大賢由天朝至此小子誼屬地主意欲略展杯茗之敬少敘片時不知可肯枉駕如蒙賞光甚

舍就在咫尺敢勞玉趾、一行二人聽了、甚覺欣然、於是隨着吳氏弟兄一路行來、不多時到了門前、只見兩扇柴扉、周圍籬牆、上面盤着許多青藤薜荔、門前一道池塘、塘內俱是菱蓮、進了柴扉、讓至一間敞廳、四人重復行禮讓坐、廳中懸着國王賜的小額、寫着渭川別墅、再向廳外一看、四面都是翠竹、把這敞廳團團圍住、甚覺清雅、小童獻茶、唐敖問起吳氏昆仲事業、原來都是閒散進士、多九公忖道、他兩個既非公卿大宦、為何國王却替他題額、看來此人也就不凡了、唐敖道、小弟才同做友瞻仰貴處風景、果然名

不虛傳眞不愧君子二字吳之和躬身道敝鄉僻處海隅略有知識豈非天朝文章教化所致得能不致隕越已屬草野之幸何敢還當君子二字至於天朝乃聖人之邦自古聖聖相傳禮樂教化以爲八荒景仰無須小子再爲稱頌但貴處向有數事愚弟兄草野固陋似多未解今日難得二位大賢到此意欲請示不知可肯賜教唐敖道老丈所問還是國家之事還是我們世俗之事吳之和道如今天朝聖人在位政治純美中外久被其澤所謂巍巍蕩蕩惟天爲大惟天朝則之國家之事小子僻處海濱毫無知識不

惟不敢言亦無可言今日所問却是世俗之事唐敖道既如此請道其詳倘有所知無不盡言吳之和聽罷隨即說出一番話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皓月當頭清風入袖令人景仰不已蔬灌

鏡花緣卷三

第十二回

雙宰輔暢談俗弊
兩書生敬服良箴

話說吳之和道小子向聞貴處世俗於殯葬一事作子孫的並不計及死者以入土爲安往往因選風水置父母之柩多年不能入土甚至耽延兩代三代之久相習成風以至庵觀寺院停柩如山曠野荒郊浮厝無數並且當日有力時因選風水蹉跎及至後來無力雖要求其將就殯葬亦不可得久而久之竟無

入土之期此等情形死者稍有所知安能瞑目況善風水之人豈無父母若有好地何不留爲自用如果一得眞地即能發達那通曉地理的發達曾有幾人今以父母未曾入土之骸骨稽遲歲月求我將來毫無影響之富貴爲人子者於心不安亦且不忍此皆不明人傑地靈之義所以如此即如伏羲文王孔子之陵皆生蓍草卜筮極靈他處雖有實既不佳卜亦無效人傑地靈即此可見今人選擇陰地無非欲令子孫興旺怕其衰敗試以興衰而論如陳氏之昌久有鳳鳴之卜季氏之興早有同復之筮此由氣數使

然呢、陰地所致呢、卜筮既有先兆、可見陰地好醜、又有何用、總之天下事、非大善不能轉禍為福、非大惡亦不能轉福為禍、易經餘慶餘殃之言、即是明證、今以陰地意欲挽回造化、別有希冀、豈非緣木求魚、與其選擇徒多浪費、何不遵着易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之意、替父母多做好事、廣積陰功、日後安享餘慶之福、較之陰地渺渺茫茫、豈不勝如萬萬、據小子愚見殯葬一事、無力之家、自應急辦、不可蹉跎、至有力之家、亦惟擇高亭之處、得免水患、即是美地、父母瞑目無恨、人子問心亦安、此海外愚談、不知可合尊意、

唐多二人正要回答只見吳之祥道小子聞得貴處世俗凡生子女向有三朝滿月百日週歲之稱富貴家至期非張筵即演戲必猪羊雞鴨類大為宰殺吾聞上天有好生之德今上天既賜子女與人而人不知仰體好生之意反因子女宰殺許多生靈是上天賜一生靈反傷無數生靈天又何必再以子女與人凡父母一經得有子女或兩廟燒香或東猪許願莫不望其無災無病福壽綿長今以他的毫無緊要之事殺無數生靈花許多恨費是先替他造孽懺悔猶恐不及何能望其福壽往往貧賤家子女多享長年

富貴家子女存多殀折揆其所以雖未必盡由於此亦不可不以爲戒爲人父母的倘以子女開筵花費之資盡爲周濟貧窮及買物放生之用自必不求福而福自至不求壽而壽自長並勸貴處世俗有將子女送入空門的謂之捨身恭因俗傳做了佛家弟子定蒙神佛護佑其有疾者從此自能脫體壽延的亦可漸轉長年此是僧尼誘人上門之語而愚夫愚婦無知莫不奉爲神明相沿旣久故僧尼日見其盛此教固無害於人第爲數過多不獨陰陽有失配合之正亦生出無窮淫奔之事據小子愚見凡鄉愚誤將

子女送入空門的本地父老即將壽夭有命、以及無後爲大之義、向其父母懇切勸諭、久之捨身無人、其教自能漸息、此教既息、不惟陰陽得配合之正、並且鄉愚亦可保全無窮貞婦、總之天下少一僧、少一道、則世間即多一貞婦、此中間賢愚不等、一生未近女色者自不乏人、然如好色之輩一生一世又豈止姦淫一婦女而已、鄙見是否、尚求指教、吳之和道吾聞貴處向有爭訟之說、小子讀古人書、常於訟字之義略知梗概、但敝地從無此事、不知究從何而起、細訪貴鄉興訟之由、始知其端不一、或因口角不睦、

不能容忍、或因財產較量、以致相爭、偶因一時尚氣、鳴之於官、訟端既起、彼此控告、無休、其初莫不苦思惡想、搜弄筆頭、不獨妄造虛言、並以毫無影響之事硬行牽入、惟期聳聽、不管喪盡天良、自訟之後、即使百般浪費、並不愛惜錢財、終日屈膝公堂、亦不顧及顏面、迨而官事了結、花却無窮浪費、焦頭爛額、已屬不堪、設或命運坎坷、從中別生枝節、拖延日久、雖要將就了事、欲罷不能、家道由此而衰、事業因此而廢、此皆不能容忍、以致身不由己、即使醒悟、亦復何及、尤可怪的、又有一等唆訟之人、哄騙愚民、勾引興訟

捕風捉影設計鋪謀或誣控頁善或妄扳無辜引人上路刼於暗中分肥設有敗露他即遠走高飛小民無知往往為其所愚莫不被害此固唆訟之人造孽無窮亦由本人貪心自取據小子看來爭訟一事任你百般強橫萬種機巧久而久之究竟不利於己所以易經說訟則終凶世人若明此義共臻美俗又何爭訟之有再問貴處世俗每每屠宰耕牛小子以為必是祭祀之用及細為採聽刼是市井小人為獲利起見因而饕餮口饞之輩競相購買以為口食全不想人非五穀不生五穀非耕牛不長牛為世人養命

之源不思所以酬報反去把他飽食豈非恩將讎報雖說此牛並非因我而殺我一人所食無幾要知小民屠宰希圖獲利那良善君子倘盡絕口不食購買無人聽其腐爛他又安肯再爲屠宰可見宰牛的固然有罪而喫牛肉之人其罪更不可逃若以罪之大小而論那宰牛的原算罪魁但此輩無非市井庸愚只知惟利是趨豈知善惡果報之道況世間之牛又焉知不是若輩後身據小子愚見春秋責備賢者其罪似應全歸買肉之人倘仁人君子終身以此爲戒勝如喫齋百倍冥冥中豈無善報又聞貴處宴客往

往珍羞羅列、窮極奢華、桌椅既設、賓主就位之初、除果品冷菜十餘種外、酒過一二巡、則上小盤小碗、其名南喚小吃北呼熱炒、少者或四或八、多者十餘種至二十餘種不等、其間或上點心一二道、小吃上完方及正餚、菜既奇豐、碗亦奇大、或八九種至十餘種不等、主人雖如此盛設、其實小吃未完而客已飽、此後所上的不過虛設、如同供獻而已、更可怪者、其菜不辨味之好醜、惟以價貴的爲尊、因燕窩價貴、一餚可抵十餚之費、故宴會必以此物爲首、既不惡其形似粉條、亦不厭其味同嚼蠟、及至食畢、客人只算喫

了一碗粉條子又算喝了半碗雞湯而主人只覺客人滿嘴喫的都是元絲課豈不可笑至主人待客偶以盛饌一二品略為多費亦所不免然惟美味則可若主人花錢而客人嚼蠟這等浪費未免令人不解敝地此物甚多其價極賤貧者以此代糧不知可以為菜向來市中交易每穀一升可換燕窩一担庶民因其淡而無味不及米穀之香喫者甚少惟貧家每多屯積以備荒年不意貴處尊為眾餚之首可見口之於味竟有不同嗜者孟子云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魚則取其味鮮熊掌取其肥美今貴處以燕窩

為美不知何所取義若取其味淡何如嚼蠟如取其滋補宴會非滋補之時況葷腥滿腹些須燕窩豈能補人如謂希圖好看可以誇富何不即以元寶放在菜中其實燕窩縱貴又安能以此誇富這總怪世人眼界過淺把他過於尊重以致相沿竟為衆餚之首而並有主人親上此菜者此在貴處固為敬客之道若在敝地覷之竟是捧了一碗粉條子上來豈不肉麻可笑幸而貴處倭瓜甚賤倘竟貴於諸菜自必以他為首到了宴會主人恭恭敬敬捧一碗倭瓜上來能不令人噴飯若不論菜之好醜亦不辯其有味無

味競取價貴的爲尊久而久之一經宴會無可賣弄勢必煎炒真珠烹調美玉或煮黃金或煨白銀以爲首菜了當日天朝士大夫曾作五簋論一篇戒世俗宴會不可過奢菜以五樣爲度故曰五簋其中所言不豐不儉酌乎其中可爲千古定論後世最宜效法彼處至今敬謹遵守無如流傳不廣倘惜福君子將五簋論刊刻流傳並於鄉黨中不時勸誡宴會不致奢華居家飲食自亦節儉一歸純樸何患家室不能充足此話雖近迂拙不合時宜後之君子豈無採取吳之祥道吾聞貴地有三姑六婆一經招引入門婦

女無知往往爲其所害或哄騙銀錢或拐帶衣物及至婦女察知其惡惟恐聲張家長得知莫不忍氣吞聲爲之容隱此皆事之小者最可怕的來往既熟彼此親密若輩必於此中設法生出姦情一事以爲兩處起發銀錢地步慫慂之初或以美酒迷亂其性或以淫詞搖蕩其心一俟言語可入非誇某人豪富無比卽讚某人美貌無雙諸加哄騙上廟引誘朝山其法種種不一總之若輩一經用了手脚隨你三貞九烈玉潔冰清亦不能跳出圈外甚至以男作女暗中姦騙百般淫穢更不堪言良家婦女因此失節的不

知凡幾、幸而其事不破、敗壞門風、喫虧已屬不小、設或敗露、名節盡喪、醜聲外揚、而家長如同聾聵、仍在夢中、此固由於婦女無知所致、但家長不能預爲防範、預爲開導、以致綠頭巾戴在頂上、亦由自取、歸咎何人、小子聞禮經有云、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古人於婦女之言、尚且如此謹慎、況三姑六婆裏外撥弄是非、何能不生事端、至於出頭露面、上廟朝山、其中曖昧不明、更不可問、倘明哲君子、洞察其奸、於家中婦女、不時正言規勸、以三姑六婆、視爲寇讎、諸事預爲防範、毋許入門、他又何所施其伎倆、再聞

貴處向有後母之稱此等人待前妻兒女莫不視爲禍根百般荼毒或以苦役致使勞頓或以疾病故令纏綿或任聽飢寒或時常打罵種種磨折苦不堪言其父縱能愛護安有後眼此種情形實爲兒女第一黑暗地獄貧寒之家其苦尤甚至富貴家雖有乳母親族照管不能過於磨折一經生有兒女希冀獨吞家財莫不銜謀設計枕邊讒言或誣其女不聽教訓或誣其兒忤逆晚娘或誣好喫懶做或誣胡作非爲甚至誣男近於偷盜誣女事涉奸淫種種陷害此等弱女幼兒從何分辯一任拷打無非哀號因此磨折

而死或憂忿而亡、歷來命喪後母者豈能勝計、無如其父始而保護嬰兒亦知防範繼而讒言入耳卽身不由已久之染了後母習氣不但不能保護並且自已漸漸亦施毒手是後母之外又添後父裏外夾攻百般凌辱以致枉死城中不知添了若干小鬼此皆耳軟心活只重夫婦之情罔顧父子之恩請看大舜捐階焚廩閔子冬月蘆衣申生遭謗伯奇負冤千古之下一經談起莫不心傷處此境者覩此前車之驗仍不加意留神豈不可悲哭之和道吾聞再處向有婦女纏足之說始纏之時其女百般痛苦撫足哀號

甚至皮腐肉敗鮮血淋漓當此之際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種種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爲此女或有不肖其姑不忍置之於死故以此法治之誰知係爲美觀而設若不如此即不爲美試問鼻大者削之使小額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謂爲殘廢之人何以兩足殘缺步履艱難却又爲美即如西子王嬙皆絶世佳人彼時又何嘗將其兩足削去一半況細推其由與淫具何異此聖人之所必誅賢者之所不取惟世之君子蓋絶其習此風自可漸息又聞賓處世俗於風鑑卜筮外有算命合婚之說至境界不順希冀運轉時

求偶一推算此亦人情之常即使推算不準亦屬無傷婚姻一事關係男女終身理宜慎重豈可草草既要聯姻如果品行純正年貌相當門第相對即屬絕好良姻何必再去推算左氏云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若謂必須推算方可聯姻當日河上公陶宏景未立命格之先又將如何命書豈可做得定準那推算之人又安能保其一無錯誤尤可笑的俗傳女命北以屬羊爲劣南以屬虎爲凶其說不知何意至今相沿殊不可解人值未年而生何至比之於羊寅年而生又何至竟變爲虎且世間懼內之人未必皆係屬虎

之婦況鼠好偷竊蛇最陰毒那屬鼠屬蛇的豈肯偷竊陰毒之輩牛爲負重之獸自然莫苦於此豈丑年所生都是苦命此皆愚民無知造此謬論往往讀書人亦染此風殊爲可笑總之婚姻一事若不論門第相對不管年貌相當惟以合婚爲準勢必將就勉强從事雖有極美良姻亦必當面錯過以致日後兒女抱恨終身追悔無及爲人父母的倘能洞察合婚之謬惟以品行年貌門第爲重至於富貴壽考亦惟聽之天命即日後別有不虞此心亦可對住兒女兒女似亦無怨了與之祥道小子向聞貴地世俗最尚奢

葬即如嫁娶殯葬飲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莫不失之過侈此在富貴家不知惜福妄自暴殄已屬造孽何況無力下民只圖目前適意不顧日後飢寒倘惜福君子於鄉黨中不時開導毋得奢華各留餘地所謂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如此愷切勸諭奢侈之風自可漸息一歸儉樸何患家無蓋藏即偶遇饑歲亦可無虞況世道儉樸愚民稍可餬口即不致流為奸匪奸匪既少盜風不禁自息盜風既息天下自更太平可見儉樸二字所關也非細事正說的高興有一老僕慌慌張張進來道稟二位相爺適

才官吏來報國主因各處國王約赴軒轅祝壽有軍國大事面與二位相爺相商少刻就到多九公聽了暗暗忖道我們家鄉每每有人會客因客坐久不走又不好催他動身只好暗向僕人丟個眼色僕人會意登時就來回話不是某大老即刻來拜就是某大老立等說話如此一說客人自然動身誰知此處也有這個風氣並且還以相爺嚇人即或就是相爺又待如何未免可笑因同唐敖打躬告別吳氏弟兄忙還禮道蒙二位大賢光降不意國主就臨敝宅不能屈留大駕殊覺抱歉倘大賢尚有耽擱愚弟兄俟送

過國主再至寶舟奉拜唐多二人匆匆告別離了吳氏相府只見外面灑道清塵那些庶民都遠遠迴避二人看了這才明白果是實情於是回歸舊路多九公道老夫看那吳氏弟兄舉止大雅器宇軒昂以爲若非高人必是隱士及至見了國王那塊匾額老夫就覺疑惑這二人不過是個進士何能就得國王替他題額那知卻是兩位宰輔如此謙恭和藹可謂脫盡仕途習氣若令器小易盈妄自尊大那些驕傲俗吏看見眞要愧死唐敖道聽他那番議論卻也不愧君子二字一不多時回到船上林之洋業已回來大家

談起貨物之事原來此地連年商販甚多各色貨物無不充足一切價錢均不得利正要開船吳氏弟兄差家人拏着名帖送了許多點心果品並賞衆水手倭瓜十担燕窩十担名帖寫着同學愚弟吳之和吳之祥頓首拜唐敖同多九公商量把禮收了因吳氏弟兄位尊回帖上寫的是天朝後學教弟多某唐某頓首拜來人剛去吳之和隨即來拜讓至船上見禮讓坐唐多二人再三道謝吳之和道家弟同國主現在敝宅不能過來奉候小弟適將二位光降之話奏明國主聞係天朝大賢到此特命前來奉拜小弟理

應恭候解纜因要伺候國主只得暫且失陪倘實舟尚後開行容日再來領教即匆匆去了衆水手把倭瓜燕窩搬到後梢到晚喫飯煮了許多倭瓜燕窩湯都歡喜道我們向日只聽人說燕窩貴重却未喫過今日倭瓜叨了燕窩的光口味自然另有不同連日辛辛苦苦開開胃口也是好的彼此用箸都把燕窩夾一整瓢放在嘴裏嚼了一嚼不覺皺眉道好奇怪爲何這樣好東西到了我們嘴裏把味都走了內中有幾個呷嘴道這明明是粉條子怎麽把他混充燕窩我們被他騙了及至把飯喫完倭瓜早已乾乾淨

淨還剩許多燕窩林之洋聞知晴晴歡喜郎託多九公照粉條子價錢給了幾貫錢向眾人買了收在艙裏道怪不得連日喜鵲只管朝俺叫原來却有這股財氣這日收口正要停泊忽聽有人喊叫救命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無一事不是眞病無一言不是的論行者不知知者不言言者不切必待當頭棒喝喚醒頑愚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現身說法一夕話勝讀詩書何地無才十室邑偏生忠信慨況痾之善體神手雖醫望頑石之點頭

婆心足見緣憐伊春夢不惜慧劍頻揮卽笑我冬烘且作屠門大嚼仙佛語雖温厚出之畢竟誅心庸愚性固糊塗開之寧無芒背蔬巷

鏡花緣卷三

第十三回

美人入海遭羅網

儒士登山失路途

話說林之洋船隻方才收口忽聽有人喊叫救命唐敖連忙出艙原來岸旁攏着一隻極大漁船因命水手將船攏靠漁船之旁多九公林之洋也都過來只見漁船上站着一個少年女子渾身水濕生得齒白唇紅極其美貌頭上束着青紬包頭身上披着一件皮衣內穿一件銀紅小襖腰中繫着絲縧下面套着

一條皮褲胸前斜揷一口寶劍絲縧上挂着一個小小口袋項上扣着一條草繩拴在船桅上旁邊立着一個漁翁漁婆二人看了不解何意唐敖道請教漁翁這個女子是你何人爲何把他扣在船上你是何方人氏此處是何地名漁翁道此係君子國境内小子乃靑邱國人專以打魚爲業素知此處庶民都是正人君子所爲不肯攻其不備暗下毒手取魚歷來產魚甚多所以小子時常來此打魚此番局運不好來了數日竟未網着大魚今日正在煩惱恰好網着這個女子將來回去多賣幾貫錢也不枉辛苦一場

誰知這女子只管求我放他不瞞三位客人說我從數百里到此喫了若干辛苦花了許多盤費若將落在網的仍舊放去小子只好喝風了唐敖向女子道你是何方人氏為何這樣打扮還是失足落水還是有意輕生快把實情講來以便設法救你女子聽了滿眼垂淚道婢子即本地君子國人氏家住水仙村現年十四歲幼讀詩書父親廉禮曾任上大夫之職三年前隣邦被兵遣使求救國主因念隣國之誼發兵救應命我父參謀軍機不意至彼失算誤入重地兵馬折損以致發遣遠戍死於異鄉家産因此耗散

僕婦亦皆流亡，母親夏氏素有陰虛之症，服藥即吐，惟以海參煮食始能稍安。此物本國無人貨賣，向來買自隣邦。自從父親獲罪，母病又發，點金無術，惟有焦愁。後聞此物產自大海，如熟水性，入海可取。婢子因思人生同一血肉之軀，他人既能熟諳水性，將身入海，我亦人身，何以不能？因置大缸一口，內中貯水，日日伏在其中，習其水性。久而久之，竟能在水一日之久，得了此技，隨即入海取參，母病始能脫體。今因母病又求取參，不意忽遭羅網。婢子一身如同蒿草，上有寡母，無人侍奉，惟求大德拯救，倘得重見母面，

來生當變犬馬，以報大恩。說着不覺放聲慟哭，唐敖聽罷甚覺詫異，道女子且慢傷悲，剛才你說幼讀詩書，自然該會寫字了。女子聽了，連連點頭。唐敖因命水手把紙筆取來，送至女子面前，道小姐請把名姓寫來賜我一看。女子提筆在手，略想一想，匆匆寫了幾字，水手拏來唐敖接過，原來是首七言絕句。

不是波臣暫水居　竟同涸鮒困行車

願開一面仁人網　可念兒魚是孝魚

詩後寫着君子國水仙村虎口難女廉錦楓和淚拜題。唐敖看罷，忖道剛才我因此女話語過於離奇，所

以教他寫幾個字試他可眞讀書誰知他不假思索舉筆成文可見取叄奉母並非虛言眞可算得才德兼全因向漁翁道據這詩句看來此女實是千金小姐我今給你十貫酒資你也發個善心把這小姐放了積些陰功林之洋道你果放了以後包你禍不虛發生意興隆漁翁搖頭道我得這股財氣後半世全要指他過日豈是十貫錢就能放的奉勸各人何必管這閑事多九公不悅道我們好意出錢給你爲何倒說不必管閑事難道好好千金小姐落在網裏就由你主張麼林之洋道俺對你說魚落網裏由你做

主如今他是人不是魚你莫眼睛認差了你教俺們莫管閒事你也莫想分文你不放這女子俺偏要你放俺就跟着你看你把他怎樣說罷將身一縱跳過船去那個漁婆大哭大喊道青天白日你們這些强盜敢來打劫我將老命拚了罷登時就要跳過船來衆水手連忙攔住唐敖道漁翁你究竟須得幾貫錢方肯放這小姐漁翁道多也不要只須百金也就够了唐敖進艙即取一百銀子付給漁翁漁翁把銀收過這才解去草繩廉錦楓同林之洋走過大船除去皮衣皮褲就在船頭向唐敖拜謝問了三人名姓漁

船隨卽開去唐敖道請問小姐貴府離此多遠康錦楓道婢子住在前面水仙村此去不過數里村內向來水仙花最盛所以以此爲名唐敖道離此既近我們就送小姐回去廉錦楓道婢子剛才所取之參都被漁翁搶去我家雖然臨海彼處水淺無處可取婢子意欲就此下去再取幾條帶回奉母不知恩人可肯稍等片時唐敖道小姐只管請便就侯片時何妨錦楓聽罷把皮衣皮褲穿好隨卽將身一縱攛入水中林之洋道妹夫不該放這女子下去這樣小年紀人這大海據俺看來不是淹死就被魚呑枉送性命

多九公道他時常下海熟諳水性如魚入水焉能淹死況有寶劍在身諒那隨常魚鱉也不足懼林兄放心少刻得參自然上來三人閒談等了多時竟無蹤影林之洋道妹夫你看俺的話靈不靈這女子總不上來諒被大魚吞了俺們不能下去探信這便怎處多九公道老夫聞得我們船上有個水手下得海去可以換得五日水何不敎他下去看是怎樣只見有個水手答應一聲隨卽下海去不多時回報道那女子同一大蚌相爭業已殺了大蚌頃刻就要上來說話間廉錦楓身帶血跡攛上船來除去皮衣皮褲手拿

明珠一顆向唐敖下拜道婢子蒙恩人救命無以報德適在海中取參見一大蚌特取其珠以為黃雀銜環之報望恩人笑納唐敖還禮道小姐得此至寶何不敬獻國王或可沾沐殊恩術助萱堂甘旨何必拘拘以圖報為念況老夫非望報之人請將寶珠收回獻之國王自有好處廉錦楓道國主向有嚴諭凡民如將珠寶進獻除將本物燒燬並問典刑國門大書惟善為寶就是此意此珠婢子拏去無用求恩人收了愚心庶可稍安唐敖見他出於至誠只得把珠收下隨命水手揚帆望水仙村進發大家進艙錦楓拜

了呂氏並與婉如見禮彼此一見如故十分親愛登時到了水仙村將船停泊錦楓別了婉如呂氏取了參袋皮衣唐敖因念廉錦楓異苦隨身帶了銀子攜了多林二人一同渡到岸上錦楓在前引路不多時到了廉家門首錦楓敲門裏面走出一個老嫗把門開了接過皮衣道小姐爲何回來恁晚夫人比前略覺好些可曾取得參來廉錦楓不及答話把唐敖三人讓至書房隨即進內攙扶良氏夫人出來拜謝唐敖救命之恩並與多林二人見禮談起世業原來廉錦楓曾祖向居嶺南因避南北朝之亂逃至海外就

在君子國成家立業唐敖曾祖乃廉家女壻細細敘起唐敖同夫人是平輩表親良氏不覺喜道難得恩人却是中表至親寒家在此雖住了三代究係寄居親友甚少誠之丈夫去世並無弟兄又無產業跟前一子尚在年幼賤妾母家久已彫零一切更無倚靠現在嶺南尚有嫡親支派賤妾久有回鄉之願奈迢迢數萬里寡婦孤兒帶着弱女何能前往今幸得遇恩人又屬親誼將來回府倘蒙垂念孤寡攜帶母子得歸故鄉不致做了海外餓莩生生世世永感不忘唐敖道表嫂既有回鄉之意他日小弟如回家鄉自

然奉請同往但我們各處賣貨歸期遲早未定貴體有恙斷不可時常牽挂表姪現年幾歲何不請出一見良氏即將公子廉亮喚出與唐敖三人行禮唐敖道表姪生得眉目清秀器宇軒昂日後定成大器今年貴庚多少所讀何書廉亮答道小姪今年十三歲因家寒無力延師跟隨姐姐念書九經業已讀完現讀老莊子書之類良氏道賤妾這所住宅雖已倒敗尚有空房三間去歲有一秀士來此開館小兒跟隨肄業以房資作爲脩金彼此都便無如此人今歲另就他館以致小兒又復蹉跎唐敖道表兄去世既未

留下產業表嫂何以度日表姪如在外面讀書每歲脩金約須若干㚷氏道小兒外面附館每年不過一二十金至於家中用度虧得連年米糧甚賤母女每日作些針黹貨賣衣食尚可敷衍唐敖聽罷從懷中取出兩封銀子遞給廉亮向夫人道此銀留爲表姪讀書並貼補薪水之用表姪乃極美之材讀書一事萬萬不可躭擱如果努力用功將來到了故鄉自必科名聯捷家道復興表嫂有此佳兒日後福分不小㚷氏拜謝垂淚道恩人大德今生諒難圖報賤妾之志雖得女兒取參略延殘喘奈病入膏肓不啻風中

之婚將來無論或存或亡恩人如回故土所有兒女一切終身大事尚望留意代為主張唐敖道既蒙表嫂見委又屬至親小弟自當在意只管放心當時辭別回船唐敖談起廉錦楓如此至孝頗有要將此女聘為兒媳之意走了幾日到了大人國境之洋因此處與君子國地界毘連風俗言談以及土產都與君子國相彷君子國連年商販既多此地相去甚近看來也難得價所以不去賣貨因唐敖要去遊玩郎約多九公一齊登岸唐敖道當日小弟聞大人國只能乘雲而不能走每每想起恨不能立刻見見今果至

其地真是天從人願多九公道到雖到了離此二十餘里才有人烟我們必須趕行恐回來過晚路上不便且前面有一危嶺分路甚多他們國中就以此嶺爲界嶺外俱是稻田嶺內才有居民走了多時離嶺不遠田野中已有人烟其人較別處略長二三尺不等行動時下面有雲托足隨其轉動離地約有半尺一經立住雲即不動三人上了山坡曲曲折折繞過兩個峰頭前面俱是岔路走來走去只在山內盤旋不能穿過嶺去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駱女登山射虎廉女入海擎珠均是殊色履危而

能保其身者固恃其絕技莫不因孝所感也蔬菴